

灌

園

集

五

卷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膳錄監生臣黃維

膳錄監生臣范重榮

欽定四庫全書

灌園集卷九

宋 呂南公 撰

記

麻姑山僊都觀初建東嶽府君殿記

熙寧三年某繇建業歸明年夏五月訪僊都視觀東隅有屋正新問其有且新之自道士曰觀故有岱宗府君像而几筵無次遂掃鐘樓下以居前道正黃君太和為吾言吾山百靈正位而此神尚坐鐘樓下非禮容咸秩

之意我慮之以為恨則謀專起殿以遷之覆其橐中貲聚工取材既竭猶不給又持其說以率鄉邑之豪使各出力助是維屋之所以有新余聽而善之又明年正月太和以書來陳岱宗府君之有殿也經始前年之夏而畢役去年之秋凡材章覆填之直費蓋五百千而丹青綵漆不與計殿之制以楹數之得十有六環殿而室者其楹又百六十有奇應為我記之以辭某曰然是固宜言嶽神者祀典之所謂尊視三公而衆神之莫得班者

也位在名山迺不以正謬將誰任善矣太和之能慮也蓋
天下之事所為乖序也常因乎小或加大而宜尊者反
卑知其故者或力不得以正或雖力而不強是故理亂
得以相形使夫任事而必此之知知而務正以力力又
克強常如太和之於此殿則叔世何必有而太平何須
頌聲哉吾於是而感焉太和有道術冲厚君子也賢於
其流衆莫不敬之故能訖恨濟謀起今有於昔無遂正
宜尊之位余雖愛文誼猶不可書來之三曰丁酉記云

大仁院重建佛殿記

殿為屋名不見於古經以爾雅細碎猶不著而南華說
劍乃著之蓋六國諸侯初變題號以異者為高至於秦
窮而其稱遂著其究主以易乎內外朝之名劉漢始承
惟視事之位則以題之乃世皆爛熟則宴私之地亦以
題焉禮文之變其必弊如此象教立於中土帝公助其
莊嚴故梵王以殿居而學老之徒攀玉京稱秩其奉與
梵王同孔子死二千歲乃蒙王爵而有廟於天下廟有

殿此三人者生無百里之勢以臨衆民而死以能聖之
德享齊大君周公復作必不發論凡為殿壓以鵠吻環
以鈎盾其庭容其陞崇其位正以深其事重矣勢非君
主德非孔老釋迦而輒居焉智雖不及周公論之可也
夫天下之人知殿之名尊而不思所以居其尊是故輕
於奉擁而不當公義自今而察苟有靈真之號於佛老
下風而因其所奉之力足則皆居以殿而不疑此與夫
宴私名殿何異至於房祠邑祀民壹以其正座為之殿

嗚呼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古之人豈虛言哉是維世
習之極弊而鄒魯搢紳以陽弗聞為宏者也而今則論
焉豈勇於反之哉謹禮之變難俗之非緣事以寄乎情
故論焉而不以罄凡今三聖人所享唯梵王為莫盛何者
孔子之廟郡國或以為學則謂之盛然其中皆一殿而
已佛老之居謂之盛者其殿則二三之而精密壯麗又
不可貲其如是孰能肩若夫鍾梵所建星分鱗布於井
落山林其勢雖不在於盛而各不失於足蓋徒有院佛

有殿斯足矣事有然理有原此又余之論而不以罄者
也江西之縣四十六而南城居縣之一南城之佛寺二
百一十五而大仁居寺之一其地去縣七十里而遙其
於井落山林蓋又居星鱗之一而長老言其起於唐太
和中然則焚修舊矣光化三年行常禪師於此遷寂其
真身塔在今院西偏鄉民禱雨之地懷赴如響故其為
佛事也滋足熙寧元年院僧有遲請於衆言吾舍畢治
惟佛殿宜新而未新於是里豪余致收者率力戶資之

或敦匠或獻材諸役具至是歲十月戊申新殿成諸像亦蛻塵力戶來落之相與慶謹凡計其貲雜五百千而美論其資之優者指過有成黃守安徐守忠衆謂有遲必記於石以告而勤遲雅於余遂來懇乞蓋非文無以行於遠也使世道而每不變則此院之得名若遲之謀余過黃徐氏之力何必無繼且以余之不佞而文之不苟也何直歲月云乎論雖不以罄世必有知余者矣有遲姓陳氏其為人靜以莊其舉非輕於奉擁其乞宜於

莫之拒殿成後七年冬十一月記

華藏寺佛殿記

代郭主簿作

由道而為言淡乎其無味則中士以下有不足以循之
體道而立教則故常玩易之俗有時而不振輔教以制
法則依違苟且之弊遂變而形見至於因天下之理迹
而耀之以禍福之利害然後多欲之生民莫不悚動而
從之帝公之貴富臣庶之賤卑惟聽其所煽惑而已萬
一愆負容貸而佚樂容致則冥冥之報顯顯之責非所

過而問焉也其悚動之心一至則割棄髮膚炮灼頂臂
無所敢愛而況於身外之才力乎此釋氏之莊嚴所以
益新而每大也崇仁為邑領治八鄉而郭中塔廟華嚴
居其甲其佛殿之雄麗費財五十萬乃能成而發其氏
具出之彼唯悚動之心一至焉耳某年月日始事某年
月日落成凡其所以為之雄麗者莫不竭盡其方術嗚
呼亦已勤矣夫為婦人女子不得出於盛古之際而同
流俗於教法爛漫之後求所以善吾身於存沒初終既

無所取循矣方又穀以惇惇之發而其貲利蓄藏傾於一殿而無所靳也其心豈不可矜矣哉余為之書盖所以矜之元豐元年六月日記

北池記

北榮盡間對而周之其制如庭其雷下注鍾而為之池春動以來泓浸襄階憐其無物涵游訪於屢買四五魚鮒養之其中異時奴獻田之螺又選十數養焉日向久魚產童子十餘口蕭蕭相從浮頭漪上或驚之暫沒去

少頃復出噉啜以為愜比其長矣雖屢攪之猶不現余於是感乎人之幼壯也既七八月天不雨而雷絕漪痕稍落羣鼠輒夜下漉之麗泥而魚善奔潛鼠不能有所執唯螺鈍滯又無逃鄉鼠食其肉無孑遺當是時鰌遁最深雖工於漉者猶不克覘其尾余悲螺之為物有殼自周而以不敏於運故見戕於鼠又憐魚雖奔潛而終不如鰌遁之深也憂其水大涸則并免鼠禍呼僮掬而徙之他池因書感為北池記

韓韓齋記

錢塘盛襲明從其兄殿中丞簽判於建昌日與三弟講學於官舍一日署其齋為韓韓臨川吳文仲者仰而讀之悚焉誦司馬牛之言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誦已其容有感襲明使來語曰非子無以說吾署齋之意余故為之說蓋名之不可以不應其實久矣草木之生皆有不孤之英葩而詩詠萼跼獨引棠棣者彼固有以昌其美於實也以天倫之璀璨夫豈苟以衆多為貴顧必俱

昌於德然後乃為可貴間嘗思之問學所以進德也襲
明年二十汲汲然甚於趨利者其弟襲美力與之相亞
探拭研礪不到不置不盡不饜何但外而已蓋已邵其
中何但達而已蓋將大其功譬如縱宛駒逸夷路其勢
發發人驚其進而莫知其所止也是維盛氏之所以昌
而韡韡之所以美若夫世官餘祿朱藍合還尤非所以
恃者自文肅之興諸孫以不試仕者七八十身而襲明
未嘗道也按此亦足以嘗其所慕矣視今天下庭闈之